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二十八回 譚紹聞錦繡娶婦 孔慧娘栗棗哺兒

卻說王氏見兄弟久客而歸，兼且冰梅的事安頓的極好，心下喜歡。過了幾日，把王中叫到樓門，說道：「東街舅爺回來，還送了些人事東西兒，咱也該備一盅酒請舅爺，接接風。」王中道：「奶奶說的是，就是後日罷。只用大相公寫個帖兒，著人送去。奶奶還得發出兩千錢來。」王氏即向樓上取了錢，交於王中。原來賬房自從閻楷去後，銀錢出入，俱在樓上支使、開銷。這紹聞即寫了一個愚甥帖兒，著德喜兒送往曲米街去。到了請日，王春宇極早來到。因是內客，席面就設在東樓下。春宇道：「姐姐費事。」王氏笑道：「請來閒坐坐，姊妹們說句話兒。」說話中間，就提起孔宅過聘一事。王氏道：「我久已有心與福兒搬過親來。一來孔親家沒在家，二來這宗聘禮我備辦不來。」王春宇道：「不過拿出幾兩銀子來，叫王中在本城置買。本城是一個省城，什麼東西還沒有的？孔親家雖不在家，就在山東冠縣，咱說行事，他令弟與他個兒，他自然回來。」王氏道：「這些事孔家沒啥難。他的閨女，他自然是好陪送。咱這一邊好不作難哩。」因指著紹聞說：「他舅，你看你姐夫只這一個指頭兒，若是行禮娶親，弄的不像碟子不像碗，也惹人笑話你姐夫，還笑話我哩。我心裡想著，得一個人向南京置買幾套衣服，咱本城裡這些綢緞，人家都見俗了。」

還得人把北京正經金銀首飾頭面，捎幾付來，正經滾圓珠翠，惟京裡舖子有。不想要咱本地的銀片子。打造的死相，也沒好珠寶，戴出來我先看不中。」王春宇道：「姐姐打算錯了。外甥兒娶親，原是婚姻大事，要之行了就罷，不必一定要怎麼出格的好看。像當初我姐夫初不在時，我說一定該擺好席，休叫外甥兒失了我姐夫門面、體統，妻先生就說：『要整理令姐夫門面體統，也還不在這席面上。』彼一時我還不甚省的。我如今在外邊走了這幾年，河路碼頭，州城府縣，那一個地方不住一兩個月。閒時與那山陝江浙客商說閒話兒，見的也多，聽的也多，才曉得妻先生那話是老成練達之言。即如俺們做生意的，在各處地頭販賣那奇巧華美的東西，不過是要賺那好奢侈的幾個錢。究之那些東西，中什麼用？休說綾羅綢緞，即如一付好頭面，到窮了時，只換一斗麥子；一股好鳳釵，到窮了，只換一升米。這就是奇巧東西下場頭。況且外甥兒近日事體也不大好，書兒也高擱起，不妥的事兒也做出來。姐姐，依我說，這行聘過禮的事，只可將就，不必華美。我如今也說，要撐我姐夫的門面、體統，也不在幾架盒子、幾頂轎兒上。」王氏道：「他舅呀，你這話我也就全然不服。你是怕與你外甥兒辦這宗事。我是現成的銀子，又不賒，又不欠，我各人家事，不肯叫親戚家做難。」王春宇道：「看姐姐把話說到那裡。我目下就要上鄭州去，原不能久在家。就是在家，我也自有個辦法。姐姐說的是行不的事。」姊妹們話不投機，雖說擺席洗塵，未免不樂而散。

王春宇臨行時，說道：「我畢竟去與孔二親家傳個信去，叫他好往冠縣捎書。」王氏道：「不定行不行，傳信兒也還不要緊。」春宇道：「信兒是要傳的，叫他先做準備。這裡再央冰台訂期。」王春宇說罷，出後門走了。

王氏送兄弟回來，坐到樓下，對紹聞道：「你看你舅，也會熱你爹的剩飯吃。我就不待聽他那些話。外邊跑了這幾年，一發把錢看的命一般。難說正經事也苟且的嗎？」紹聞道：「我舅說的也是理。」王氏道：「哎喲！別人是為你的事，你也會說這號話。到明日娶過你媳婦子來，掀開箱櫃，都是幾件菜葉子衣裳，我做婆子的臉上也受不住。」紹聞心內想道：「有我輸的錢，就沒有正經使的錢？為甚的又惹母親煩惱。」因笑嘻嘻說道：「娘看該怎的就怎的。我舅不過是一個親戚，他也管不了咱家裡事。」王氏道：「依我說，你再寫幾個帖子，把咱家舖子裡客都請的來，叫他們替咱辦辦。他們那一個不是南北二京透熟的。他們有做咱的生意哩，有住咱的房子哩，他不敢扭咱。今日多虧是王中不在跟前，若是他在跟前時，偏是這一號話兒，是他人耳中聽的。到明日請些客時，與王中尋個事兒，開發他不在家。就把客請到客廳裡，就是有你爹的靈柩也不妨，左右是咱的幾家子舖戶。我還要在閃屏後與他們說話哩。」

話要截說，不必羅索。紹聞件件遵著母命擺佈。到了那日，這隆泰號孟嵩齡，吉昌號鄧吉士、景卿雲，當舖的宋紹祈，綢緞舖的丁丹叢，海味舖的陸肅瞻，煤炭廠的郭懷玉，都到了。

茶罷了酒，酒罷了席，須與席完。這孟嵩齡、鄧吉士是客中大本錢，老江湖，開口說道：「大相公你我一主一客，有話吩咐就是，何用費這些事。」紹聞道：「虛誑見笑。」孟嵩齡道：「好說。今日既擾高酒，有甚見教的事請吩咐，再沒個不遵命的。」

只見閃屏東邊刷刺的一聲，落下簾子來。內邊王氏說道：「沒什麼吃，虛邀的坐坐。還有一句話請教。」鄧吉士道：「擾太太高酒，有話只管吩咐。」王氏道：「就是說孔宅行聘的事。我是個婦道人家，大相公年輕，萬望替俺幫辦幫辦。」丁丹叢道：「太太說的那裡話。俺們承府上幾世的恩情，別的會做什麼呢。太太吩咐，只揀俺們能辦的吩咐，情願效勞。」王氏道：「我只有當日老太爺撇下這一個相公，目下行孔宅這一宗大事，衣服要十二套，頭面要四付，顏色、花樣，我也說不清，說不全。只是不要本城的東西。衣服要蘇杭的，頭面要北京的。用的銀子，或是開銷房錢，或算支使賬目，臨時清算罷。」孟嵩齡道：「太太說話明白。但大相公恭喜大事，俺們也就該添恭恭賀，何必說到房錢支賬。如今宋二爺現往天津去，這頭面就著落宋二爺。景相公後日起身下杭州，這各色衣飾就托給景相公。只怕辦哩不如太太的意。俺回到舖裡，替太太開個單兒，領太太的教。心愛的再添上些，不愛的去了。」王氏道：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話已說完，大家與紹聞作揖謝擾而去。到舖子內開了單子，王氏添了幾件，轉與一班客人。

遲了兩三個月，蘇州箱子到了。恰好宋紹祈自京中回來，首飾俱全。眾客商同到綢緞舖，按前日王氏添改的單子，逐一點明，同來宅下交納。果然璀璨奪目，爛漫烘雲，王氏喜之不勝。又連各色小事件，扣算只費二千金。這也是他們大商真心誠意置買，本來不被人瞞，今日又不瞞人，所以省的很。紹聞致謝，異日又擺酒酬勞，不在話下。

這王氏既有彩幣，便打算啟媒，請妻潛齋、程嵩淑。投了請啟，打掃碧草軒，懸掛彩紅。恰好王春宇也從鄭州回來，做了陪客。至日早下速帖，已牌時，大賓俱到。此時妻潛齋已成進士。到了碧草軒上，王春宇行了常禮，譚紹聞也行了常禮。

到午刻上座時節，妻潛齋，程嵩淑俱是專席正座。紹聞行啟媒大禮，起叩四拜。妻、程受了兩拜，辭了。王春宇在東席斜陪，紹聞在西席斜陪。二人胸中有話，但大賓筵上，斷無說旁話之理。不過問了王春宇江湖異聞幾句話兒，席終而去。遂訂了孔宅納幣之期。

孔耘軒久已自冠縣回來，料理閨愛出閣的事體。至納幣之日，兩位媒賓，王春宇以舅代父，共是三位。這些告先、呈幣的儀節，不必瑣述。

及至親迎之日，王氏盡力鋪排，譚紹聞也極力料理。王中為是少主人大事，更無不盡心之理。若要逐一細陳，也未免有贅，不過是極其華麗、極其熱鬧而已。這東樓此時就是阿嬌新屋。新人進了東樓，送客赴了喜宴，日夕各自騎馬而歸。單說東樓之下，紅燭高燒，流蘇垂帳，玉人含羞背坐，新郎合卺禮成。真正把王氏喜的心曲中無可形容。正是：

欲知父母歡欣處，佳偶雙雙好合時。

到了次日，街坊鄰舍，以及舖戶房客送禮晉賀，紹聞應接不暇，王隆吉代為周旋。又過了一日，夏逢若、侯冠玉到，盛希僑差人送的禮來。紹聞略打了一個照面，也是王隆吉周旋。

又一日，妻潛齋差兒子妻樸，程嵩淑差姪兒程積來，張類村與蘇霖臣是親來。此時隆吉已歸。這兩位前輩、兩個後進，紹聞親自迎接，加意款待。後邊的客，地藏庵范姑子及宋穩婆、薛媒婆，整鬧了一天。春宇婦人曹氏，幫姐姐照客，住夠三天才去。

閒話撇過。內中單講冰梅抱著所生小廝，起名興官兒，趙大兒也抱著所生小女兒，起名全姑，每日只在新人房中係戀著。

任憑廚下盡忙，只是靠著兩個嬰婦擺佈。王氏看在眼裡，心中恐怕新人知曉興官兒來歷，或是害羞，或是生妒，惹出不快。

就故意尋些事兒叫冰梅、趙大兒做。及至做完，又一頭鑽進東樓去。這王氏急的沒法兒，背地裡讓道：「你兩個單管在東樓下

戀著，萬一多嘴多舌，露出話來，人家一個年輕娃子，知他性情怎樣的？久而久之，慢慢知曉便罷。冰梅你要少去。」這冰梅原是一團孩氣，愛戀新人，聽的主母讓，也就忍住些不敢多去。趙大兒依然如故，王氏也就不去管他。

卻說新人孔氏，名叫慧娘。於歸之後，般般如意，也就極其欣喜。這冰梅、趙大兒兩個，慧娘只當家人媳婦看待。到晚來夫妻閒話，紹聞把冰梅與官兒話露了口角，這慧娘便把冰梅另樣看起來了。冰梅到樓下，慧娘就叫坐了。見無人時，便與興官兒棗栗玩耍。只是害羞，不好意思抱過來。後來漸漸廝熟，這興官兒偏要撲孔慧娘，慧娘忍不住抱在懷裡，由不的見親。

冰梅再要抱時，這興官兒偏不去。恰好王氏進樓見了，慧娘抱著興官兒急忙立起來。王氏說道：「看污了衣裳。」慧娘道：「不妨事。」王氏向冰梅說道：「還不抱過去？」冰梅來抱，這興官兒一發嘻嘻哈哈攙住慧娘脖子再不肯去。大家齊笑起來。

王氏這一場喜，較之新娶時真正又加了十分。

孔宅送餽之後，滿月之時，紹聞夫婦並詣孔宅拜見岳翁岳母。後來孔纘經來接姪女，並投帖請新郎申敬。這一切也不必饒舌。單說孔慧娘半年後自娘家回來，帶的偷縫的小帽兒、小鞋兒，與興官兒穿戴。抱興官兒在奶奶跟前作半截小揖兒玩耍。

把王氏笑的眼兒都沒縫兒，忍不住拉到懷裡叫乖乖，叫親親。

冰梅更覺歡喜，口中難以形容。趙大兒說道：「大孀子，俺這小妮子就沒人理論？明日也給俺縫一頂粗帽子戴戴。」孔慧娘道：「明日就縫罷。」趙大兒也喜歡的沒法兒。看官試想，譚紹聞弱冠之歲，雖說椿萱不全，現有北堂可事；興官雖非嫡出，聰俊豐澤，將來亦可成令器；妻賢妾嬌，皆出人生望外。若肯念自己門第，繼先世書香，收心從師長讀起書來，著得力的家人王中料理起家計，亦可謂享人間極樂之福。若是再胡弄起來，這便是福薄災生了。正是：

世間真樂只尋常，真樂原來在一堂；

捨此偏尋分外樂，定然剗肉做成瘡。